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四十五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十一月，徙齐楚大族、豪杰于关中。

刘敬言：“匈奴河南地，去长安近者七百里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。且诸侯初起时，非齐诸田，楚昭、屈、景，莫能兴。今关中少民，北近匈奴，东有强族，一日有变，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。愿徙六国后及豪杰、名家居关中，无事可以备胡，有变率以东伐。此强本弱末之术也。”于是徙昭、屈、景、怀、田氏及豪杰于关中，与利田宅，凡十余万口。

春正月，赵王敖废，徙代王如意为赵王。

贯高怨家知其谋，上变告之，于是逮捕赵王敖及诸反者，诏敢从者族。赵午等皆自刭，高独怒骂曰：“公等皆死，谁白王不反者？”乃轭车胶致，诣长安。郎中田叔、孟舒皆自髡钳，为王家奴以从。高对狱曰：“独吾属为之，王实不知。”榜笞刺剥，身无可击者，终不复言。廷尉以闻，上曰：“壮士！谁知者？”泄公曰：“臣素知之。此固赵国立义不侵、为然诺者也。”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，曰：“赵王果有谋不？”高曰：“吾三族皆以论死，岂爱王过于吾亲哉！顾为王实不反。”具道所以，王不知状。泄公以报，乃赦敖，废为宣平侯，而徙如意王赵。上贤高，赦之。高曰：“所以不死者，白王不反也。今王已出，吾责已塞，死不恨矣。且人臣有篡弑之名，何面目复事上哉！”乃仰绝亢，遂死。上召叔等与语，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，尽拜守相。

夏六月晦，日食。以萧何为相国。

十年（甲辰，前197），夏五月，太上皇崩。秋七月，葬万年，令诸侯王国皆立庙。以周昌为赵相，赵尧为御史大夫。

定陶戚姬有宠，生赵王如意。吕后年长，益疏。上以太子仁弱，谓如意类己，常留之长安，欲废太子而立之。大臣争之，皆莫能得。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，上问其说。昌为人吃，又盛怒，曰：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。陛下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！”上欣然而笑。吕后闻之，跪谢昌，曰：“微君，太子几废。”时赵王年十岁，上忧万岁之后不全也，符玺御史赵尧请为赵王置贵强相，及吕后、太子、群臣素所敬惮者。上问其人，尧以昌对，上乃以昌相赵，而以尧代为御史大夫。上犹欲易太子，于是吕后使建成侯吕释之强要留侯画计。留侯曰：“此难以口舌争也。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，曰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。皆以上侮嫚士，故逃匿山中，义不为汉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

今令太子为书，卑词安车，固请其来，来以为客，时从入朝，令上见之，则一助也。”于是吕后使人奉太子书招之。四人至，客建成侯家。

九月，代相国陈豨反，帝自将击之。

初，上以阳夏侯陈豨为代相国，监赵、代边兵。豨常慕魏无忌之养士，及告归，过赵，宾客随之者千余乘。周昌求见上，言豨宾客甚盛，擅兵数岁，恐有变。上令人覆案豨客诸不法事，多连引豨。豨恐，遂反。上自击之，至邯鄲，喜曰：“豨不南据邯鄲而阻漳水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”昌奏：“常山亡二十城，请诛守、尉。”上曰：“守、尉反乎？”对曰：“不。”上曰：“是力不足，亡罪。”令昌选赵壮士可将者，白见四人。封各千户，以为将。左右谏曰：“封此何功？”上曰：“非汝所知。赵、代地皆豨有，吾征天下兵未至，今独邯鄲中兵耳，吾何爱四千户，不以慰赵子弟！”又闻豨将皆故贾人，上曰：“吾知所以与之矣。”乃多以金购之，豨将多降。

十一年（乙巳，前196），冬，破豨军。春正月，后杀淮阴侯韩信，夷三族。

冬，太尉周勃道太原，入代地，陈豨军败。淮阴侯信舍人弟上变，告：“陈豨前过赵、代，过辞信。信辟左右曰：‘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处也，而公，陛下之信幸臣也。人言公畔，陛下必不信，再至则疑矣，三至必怒而自将。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’豨曰：‘谨奉教！’今信阴与豨通谋，欲与家臣夜诈赦诸官徒、奴，发以袭吕后、太子，部署已定，待报未发。”吕后与萧何谋，诈言豨已得，死，给信入贺，使武士缚信，斩之。信曰：“吾悔不用蒯彻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。”遂夷三族。

韩王信伏诛。帝还，至洛阳。

上还，闻韩信言恨不用蒯彻计，乃诏捕彻。至，上曰：“若教淮阴侯反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竖子不用臣计耳，如用臣计，陛下安得而夷之乎？”上怒曰：“烹之！”彻曰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疾足者先得。且当是时，臣独知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天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，顾力不能耳，又可尽烹邪！”上曰：“置之。”

立子恒为代王。赦。二月，立王侯朝献、郡国口赋法。

诏曰：“欲省赋甚。今献未有程，吏或多赋以为献，民疾之。令诸侯王常以十月朝献。及郡各以其口数，率人岁六十三钱，以给献费”。

诏郡国求遗贤。

诏曰：“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者莫高于齐桓，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。士奚由进！今吾以天之灵，贤士大夫，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，欲其长久，世世奉宗庙亡绝也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，而不与我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诸侯王、郡守必身劝，为之驾，遣诣相国府。有而弗言，觉免。年老癯病，勿遣。”

梁王越废，徙蜀。三月，杀之，夷三族。

上之击陈豨也，征兵于梁。梁王称病，使将兵诣邯郸。上怒让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。其将扈辄曰：“往则为禽，不如遂反。”王不听。梁太仆得罪，亡走汉，告之。上使使掩梁王，囚之洛阳。有司治：“反形已具，论如法。”赦为庶人，传处蜀。至郑，逢吕后从长安来。王为吕后涕泣，自言无罪。后与俱，至洛阳，白上曰：“彭王壮士，今徙之蜀，此自遗患，不如遂诛之。妾谨与俱来。”乃令人告越复谋反。夷三族，枭首洛阳，下诏：“收视者，捕之。”梁大夫桀布使于齐，还，奏事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以闻。上欲烹之。布曰：“方上之困彭城、败荥阳也，王与楚则汉破，与汉则楚破。且垓下之会，微彭王，项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而陛下以苛小案诛灭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就烹！”于是上乃释布，拜为都尉。

立子恢为梁王，友为淮阳王。夏四月，还宫。五月，立故秦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。

初，秦南海尉任嚣病且死，召龙川令赵佗，语曰：“秦为无道，天下苦之。闻陈胜等作乱，天下未知所安。番禺负山险，阻南海，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辅，此亦一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国。”即被佗书，行南海尉事。嚣死，佗即移檄绝道，聚兵，诛秦吏，击并桂林、象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至是诏立以为南越王，使陆贾即授玺绶，与剖符通使，使和集百越，无为南边患害。贾至，佗魑结箕踞见之。贾曰：“足下中国人，亲戚、坟墓皆在真定。今反天性，弃冠带，欲以区区之越，与天子抗衡，为敌国，祸且及身矣！秦失其政，豪杰并起，唯汉王先入关。项羽倍约，王诛灭之。五年之间，海内平定。此非人力，天所建也。王不助天子诛暴逆，将相欲移兵而诛王。天子怜百姓新劳苦，故且休之，遣使授王印绶，剖符通使。王宜郊迎，北面称臣，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，屈强于

此。汉诚闻之，掘烧王先人冢，夷灭宗族，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，则越杀王降汉，如反覆手耳。”于是佗乃蹶然起坐，谢曰：“居蛮夷中久，殊失礼义。”留贾与饮。数月，曰：“越中无足与语，至生来，令我日闻所不闻。”赐橐中装直千金。贾卒拜佗，令称臣，奉汉约。归报，帝大悦，拜贾为太中大夫。贾时时前说称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、《书》！”贾曰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。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乡使秦已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圣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！”帝有惭色，曰：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，及古成败之国。”贾乃粗述存亡之征，凡著十二篇。每奏一篇，帝未尝不称善。号其书曰《新语》。

帝有疾。

帝有疾，恶见人，诏户者无得入群臣。十余日，舞阳侯樊哙排闥直入，大臣随之。上独枕一宦者卧。哙等流涕曰：“始，陛下与臣等起丰、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壮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惫也！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。不见臣等计事，顾独与一宦者枕，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”帝笑而起。

秋七月，淮南王布反。帝自将击之。立子长为淮南王。布击杀荆王贾，又败楚军，遂引兵西。

初，淮阴侯死，布已心恐。及彭越诛，醢其肉以赐诸侯。布见醢，大恐，阴令人部聚兵，候伺旁郡警急。中大夫贲赫得罪于布，乘传诣长安上变，言布谋反有端。上系赫，使人验之。布遂族赫家，发兵反。上召故楚令尹薛公问之。令尹曰：“往年杀彭越，前年杀韩信。此三人者，同功一体之人也。自疑祸及身，故反尔。使布出于上计，山东非汉之有也；出于中计，胜败之数未可知也；出于下计，陛下高枕而卧，汉无事矣。”上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取鲁，传檄燕赵，固守其所，此上计也；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口，此中计也；东取吴，西取下蔡，归重于越，身归长沙，此下计也。”上曰：“是计将安出？”对曰：“布以骊山之徒自致万乘，此皆为身，不顾后虑者也，必出下计。”时上有疾，欲使太子击布。留侯所召四人者说吕释之曰：“太子将兵，有功则位不益，无功则从此受祸矣。君何不急请吕后，乘间为上泣言：黥布，猛将，善用兵。诸将皆陛下故等夷，乃令太子将此属，无异使羊将狼。且使布闻之，则鼓行而西尔。”后如其言，



于是上自将而东。留侯病，自强起，见上曰：“臣宜从，病甚。楚人剽疾，愿无与争锋。”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，监关中兵。上曰：“子房虽病，强卧而傅之。”时叔孙通已为太傅，留侯行少傅事。发关中车骑、巴蜀材官，及中尉卒三万人，为皇太子卫，军霸上。布之初反，谓其将曰：“上老，厌兵，必不能来。诸将独患淮阴、彭越，今皆已死，余不足畏也。”东击荆，荆王贾走死。击楚，楚与战徐、僮间，为三军，欲以相救为奇。或曰：“布善用兵，民素畏之。且兵法：‘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’，今别为三，彼败吾一军，余皆走，安能相救？”不听，果败。布遂引兵西。

十二年（丙午，前195），冬十月，帝破布军于蕲西。布亡走，长沙王臣诱而诛之。

上与布兵遇于蕲西，布兵精甚。上望其置陈如项籍军，恶之，遥谓布曰：“何苦而反？”布曰：“欲为帝尔！”上怒，骂之，遂大战。布军败，走江南，长沙王臣使人诱与走越，杀之。

帝还，过沛，复其民，世世无有所与。

上还，过沛，留，置酒沛宫，悉召故人、父老、诸母、子弟佐酒，道旧故为笑乐。酒酣，上击筑自歌曰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于是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，谓沛父兄曰：“游子悲故乡。吾虽都关中，千秋万岁后，吾魂魄犹思沛。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，遂有天下。其以沛为朕汤沐邑，复其民，世世无有所与。”

太尉周勃诛陈豨，定代地。立兄子濞为吴王。

更以荆为吴国。濞，喜之子也。

十一月，过鲁，以太牢祠孔子。遂还宫。

上还长安，疾益甚，愈欲易太子。张良谏不听，因辞疾不视事。叔孙通谏曰：“晋献公以骊姬故，废太子，国乱数十年。秦以不蚤定扶苏，自使灭祀。此陛下所亲见。今必欲废适而立少，臣愿先伏诛，以颈血污地！”帝曰：“公罢矣，吾直戏耳！”通曰：“太子，天下本，本一摇，天下震动。奈何以天下为戏乎？”上佯许，而犹欲易之。后置酒，太子侍，留侯所招四人者从，年皆八十余，须眉皓白，衣冠甚伟。上怪问之。四人前对，各言姓名。上乃大惊曰：“吾求公数岁，公避逃我。今何自从吾儿游乎？”四人曰：“陛下轻士，善骂，臣等义不辱，故恐而亡匿。今闻太子为人，仁孝，恭敬，爱士，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来耳。”

上曰：“烦公幸卒调护太子。”四人者出，上召戚夫人，指视之曰：“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者辅之。羽翼已成，难动矣。”戚夫人泣，上起，罢酒，遂不易太子。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

下相国何廷尉狱，数日，赦出之。

萧何以长安地狭，上林中多空地，弃，请令民得入田，毋收藁，为禽兽食。上大怒，下何廷尉，械系之。数日，王卫尉侍，前问曰：“相国何大罪，陛下系之暴也？”上曰：“吾闻李斯相秦，有善归主，有恶自与。今相国多受贾竖金，而为之请吾苑，以自媚于民，故系治之。”王卫尉曰：“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，真宰相事。陛下奈何反疑相国受贾人钱乎？且陛下距楚数岁，相国一摇足，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。相国不以此时为利，今乃利贾人之金乎？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，李斯之分过，又何足法哉！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！”帝不怪，即赦出之。何年老，素恭谨，入，徒跣谢。帝曰：“相国休矣！相国为民请苑，吾不许，我不过为桀、纣主，而相国为贤相。吾故系相国，欲令百姓闻吾过也。”

燕王绾谋反。春二月，遣樊噲以相国将兵讨之。立子建为燕王。

陈豨之反，燕王绾发兵击其东北。以豨求救于匈奴，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，言豨军破。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，谓胜曰：“燕所以久存，以诸侯数反，兵连不决也。今公欲急灭豨，豨亡，次亦至燕矣。”胜以为然，还以告绾。绾乃阴使胜为间于匈奴，而使范齐通计谋于豨，欲令久亡，连兵勿决。至是豨裨将降，言之。帝召绾，绾恐，谓其幸臣曰：“非刘氏而王，独我与长沙耳。往年春族淮阴，夏诛彭越，皆吕氏计。今上病，吕后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。”遂称病不行。语颇泄。又得匈奴降者，言张胜为燕使胡状，于是上怒曰：“绾果反矣！”使樊噲将兵击之。

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。诏陈平斩樊噲，以周勃代将其军。平传噲诣长安。

帝病甚，人或言：“樊噲党于吕氏，即一日上晏驾，欲以兵诛赵王如意之属。”帝大怒，用陈平谋，召绾侯周勃受诏床下，曰：“陈平驰传载勃，代噲将。至军中，即斩噲头。”二人行，计之曰：“噲，帝之故人也，功多，又吕后弟嫪之夫，有亲且贵，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斩之，恐后悔。宁囚而致上，上自诛之。”未至军，为坛，以节召噲，反接，载槛车，传诣长



安。令勃代将，定燕反县。

夏四月，帝崩。

上击黥布时，为流矢所中，行道，疾甚。吕后迎良医入见，曰：“疾可治。”上嫚骂之曰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益！”罢之。后问：“陛下百岁后，萧相国死，谁令代之？”曰：“曹参。”其次，曰：“王陵。然少戇，陈平可以助之。平知有馀，然难独任。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刘氏者必勃也。”复问其次。上曰：“此后亦非乃所知也。”遂崩于长乐宫。吕后与审食其谋尽族诸将，以故不发表。酈商谓食其曰：“诚如此，天下危矣。今陈平、灌婴守荥阳，樊哙、周勃定燕代，闻此必连兵还乡。大臣内畔，诸将外反，亡可蹀足待也。”乃发表。

卢绾亡入匈奴。五月，葬长陵。

初，高祖不修文学，而性明达，好谋，能听，自监门、戍卒，见之如旧。初顺民心，作三章之约。天下既定，命萧何次律、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定章程，叔孙通制礼仪。又与功臣剖符作誓，丹书铁券，金匱石室，藏之宗庙。虽日不暇给，规摹弘远矣。

太子盈即位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赦樊哙，复爵邑。令郡国立高庙。

孝惠皇帝元年（丁未，前194），冬十二月，太后杀赵王如意。

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，髡钳，衣赭衣，令舂。召赵王如意，三反。相周昌曰：“高帝属臣赵王，闻太后欲诛之，臣不敢遣。王亦病，不能奉诏。”太后怒，召昌，至，复召赵王。来，帝自迎入宫，挟与起居饮食，太后欲杀之，不得间。帝晨出射，赵王少，不能蚤起，太后使人持鸩饮之。遂断戚夫人手足，去眼，煇耳，饮暗药，使居厕中，命曰“人彘”。召帝观。帝惊，大哭，因病，岁馀不能起。使人请太后曰：“此非人所为。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”遂日饮为淫乐，不听政。

徙淮阳王友为赵王。春正月，始城长安西北方。

二年（戊申，前193），冬十月，齐王肥来朝。

齐悼惠王来朝，饮太后前。帝以王兄也，置之上坐。太后怒，酌鸩酒赐之。帝欲取饮，太后恐，自起泛之。齐王大恐，出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，乃得归。

春正月，两龙见兰陵井中。陇西地震。夏，旱。秋七月，相国、鄼侯萧何卒，以曹参为相国。

相国何病。上问曰：“君即百岁后，谁可代君？”对曰：“知臣莫如主。”帝曰：“曹参何如？”何顿首曰：“帝得之矣，臣死不恨！”七月薨，谥曰文终。何置田宅，必居穷僻处，为家，不治垣屋。曰：“后世贤，师吾俭；不贤，毋为势家所夺。”参闻何薨，告舍人“趣治行”。居无何，使者果召参。参去，属其后相曰：“以齐狱市为寄，慎勿扰也。”后相曰：“治无大于此者乎？”参曰：“狱市，所以并容也。今扰之，奸人何所容乎？”始，参微时，与何善，及为将相，有隙，至何且死，所推贤唯参。参代何为相，举事无所变更，一遵何约束。择吏木讷重厚长者，召为丞相史，言文刻深、欲务声名者，辄斥去之，日夜饮醇酒。宾客见参不事事，皆欲有言，参辄饮以醇酒，莫得开说。见人有细过，专掩匿覆盖之，府中无事。参子窋为中大夫，帝怪参不治事，使窋私问之。参怒，答窋，曰：“趣入侍！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！”至朝时，帝让参曰：“乃者我使谏君也。”参免冠谢，曰：“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？”上曰：“朕乃安敢望先帝！”“臣孰与萧何贤？”上曰：“君似不及也。”参曰：“陛下言是也。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。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”帝曰：“善！”参为相三年，百姓歌之曰：“萧何为法，较若画一；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静，民以宁壹。”

三年(己酉，前192)，春，城长安。与匈奴和亲。

匈奴冒顿方强，为书遗高后，辞极褻嫚。后怒，议斩其使，发兵击之。樊哙曰：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！”季布曰：“哙可斩也！前匈奴围高帝于平城，汉兵三十二万，哙为上将军，不能解围。今歌吟未绝，伤夷甫起，而欲摇动天下，妄言以十万众横行，是面谩也。且夷狄譬如禽兽，得其善言不足喜，恶言不足怒也。”后曰：“善！”令报书逊谢，遗以车马。冒顿复使来谢曰：“未尝闻中国礼义，陛下幸而赦之。”因献马，遂和亲。

夏五月，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。

都东瓯。

四年(庚戌，前191)，冬十月，立皇后张氏。

后，帝姊鲁元公主女也。太后欲为重亲，故以配帝。

春正月，举民孝弟、力田者，复其身。三月，帝冠。赦。省法令妨吏民者。除挟书律。立原庙。

帝以朝长乐宫，数蹕烦民，乃筑复道武库南。叔孙通谏曰：“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，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？”帝惧曰：“急坏之！”通曰：“人主无过举。今已作，百姓皆知之矣。愿陛下为原庙于渭北，衣冠月出游之，益广宗庙，大孝之本。”乃诏有司立原庙。

宜阳雨血。

五年（辛亥，前190），冬，雷，桃李华，枣实。春正月，城长安。夏，大旱。

江河水少，溪谷水绝。

秋八月，相国、平阳侯曹参卒。

谥曰懿。

九月，长安城成。

六年（壬子，前189），冬十月，以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。夏，留侯张良卒。

谥曰文成。

以周勃为太尉。

七年（癸丑，前188），春正月朔，日食。夏五月，日食，既。秋八月，帝崩。太后使吕台、吕产将南、北军。

帝崩，太后哭泣不止。张良孙辟强谓陈平曰：“帝无壮子，太后畏君等。今请拜吕台、吕产为将，居南、北军，诸吕皆居中用事。如此太后心安，君等脱祸矣。”从之。诸吕权由此起。

九月，葬安陵。太子即位，太后临朝称制。

初，太后命张皇后取他人子养之，而杀其母，以为太子。至是即位。

高皇后吕氏元年（甲寅，前187），冬十一月，太后以王陵为帝太傅，陈平为右丞相，审食其为左丞相，任敖为御史大夫。

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。王陵曰：“高帝刑白马盟曰：‘非刘氏而王，天下共击之。’”陈平、周勃曰：“高帝定天下，王子弟；今太后称制，王诸吕，无所不可。”及退，陵让平、勃曰：“始与高帝歃血盟，诸君不在邪？今欲阿意背约，何面目见高帝地下乎？”平、勃曰：“面折廷争，臣不如

君；全社稷，定刘氏之后，君亦不如臣。”于是太后以陵为帝太傅，实夺之相权，陵遂病免归。乃以平为右丞相；审食其为左丞相，不治事，令监宫中。食其故得幸于太后，公卿皆因而决事。太后怨赵尧，乃抵尧罪。任敖尝为沛狱吏，有德于太后，故以为御史大夫。

追尊父吕公为宣王，兄泽为悼武王。

欲以王诸吕为渐也。

春正月，除三族罪、妖言令。二月，置孝弟、力田二千石者一人。

夏四月，立张偃为鲁王。

张敖子。

封山、朝、武为列侯，立强为淮阳王，不疑为恒山王。

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。

立吕台为吕王。

太后使大谒者张释风大臣，大臣乃请割齐之济南郡为吕国，立台为王。

秋，桃李华。

二年(乙卯，前 186)，冬十一月，吕王台卒。春正月，地震，武都山崩。夏五月，太后封齐王弟章为朱虚侯，令入宿卫。六月晦，日食。秋七月，恒山王不疑卒。行八铢钱。太后立山为恒山王，更名义。

三年(丙辰，前 185)，夏，江汉水溢。秋，星昼见。伊、洛、汝水溢。

四年(丁巳，前 184)，夏四月，太后封女弟嫪为临光侯。废少帝，幽杀之。五月，立恒山王义为帝，更名弘。以朝为恒山王。

少帝寝长，自知非皇后子，乃出言曰：“后杀吾母，我壮即为变！”太后幽之永巷中，谓群臣曰：“帝病久，迷惑昏乱，不能治天下，其代之。”群臣顿首奉诏。遂废，杀之，立义为帝。不称元年，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。

以曹窋为御史大夫。

五年(戊午，前 183)，春，南越王佗反。

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。南越王曰：“此必长沙王计，欲倚中国击灭南越，而并王之，自为功也。”遂自称南越武帝，攻长沙，败数县而去。



秋八月，淮阳王强卒，太后立武为淮阳王。初令戌卒岁更。

六年（己未，前182），冬十月，太后废吕王嘉，立台弟产为吕王。春，星昼见。匈奴寇狄道。行五分钱。

七年（庚申，前181），冬十二月，匈奴寇狄道。春正月，太后幽杀赵王友。

友以诸吕女为后，弗爱。女怒去，谗之太后曰：“王言：‘吕氏安得王！太后百岁后，吾必击之。’”太后召至邸，饿死，以民礼葬之民冢次。是为幽王。

日食，昼晦。

太后见日食，恶之，曰：“此为我也。”

二月，太后徙梁王恢为赵王，吕王产为梁王。秋七月，立太为济川王。

太后所名孝惠子也。

封营陵侯泽为琅邪王。

将军刘泽，高祖从祖昆弟，其妻吕嬃女也。田生为之说大谒者张卿曰：“诸吕之王也，大臣未服。今营陵侯泽，诸刘最长，王之，诸吕王益固矣。”张卿言之，乃割齐之琅邪郡，封泽为王。

赵王恢自杀，太后立吕禄为赵王。

赵王恢以吕产女为后，王有爱姬，后鸩杀之，王悲愤自杀。太后以为用妇人弃宗庙礼，废其嗣。使使告代王恒，欲徙王赵，代王谢，愿守代边。太后乃立兄子禄为赵王。是时诸吕擅权用事，朱虚侯章年二十，有气力，忿刘氏不得职。尝入侍燕饮，太后令为酒吏。章自请曰：“臣，将种也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太后许之。酒酣，章为《耕田歌》曰：“深耕穰种，立苗欲疏。非其种者，锄而去之。”太后默然。顷之，诸吕有一人醉，亡酒，章追斩之，还报。左右皆大惊。业以许其军法，无以罪也。自是诸吕惮之。陈平尝燕居深念，陆贾往，直入坐，而平不见。陆生曰：“何念之深也！”平曰：“生揣我何念？”生曰：“足下极富贵，无欲矣，不过患诸吕、少主耳。”平曰：“然。奈何？”生曰：“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将相和调，则士豫附，天下虽有变，权不分。为社稷计，在两君掌握耳。君何不交欢太尉？”因为平画吕氏数事。平用其计，两人深相结，吕氏谋益衰。

九月，燕王建卒，太后杀其子，国除。遣将军周灶将兵击南越。

八年（辛酉，前180），冬十月，太后立吕通为燕王。夏，江汉水溢。秋七月，太后崩，遗诏产为相国，禄女为帝后，审食其为帝太傅。

初，太后被还，过轺道，见物如苍犬，来攫掖。卜之，云：“赵王如意为祟。”遂病掖伤。病甚，乃令禄为上将军，居北军，产居南军，戒曰：“我崩，大臣恐为变，必据兵卫宫，慎毋送丧，为人所制！”至是崩。

齐王襄发兵讨诸吕，相国产使大将军灌婴击之。婴留屯荥阳，与齐连和。九月，太尉勃、丞相平、朱虚侯章诛产、禄及诸吕，齐王、灌婴兵皆罢。

诸吕欲为乱，未敢发。朱虚侯以吕禄女为妇，知其阴谋，告其兄齐王襄，令发兵西，己为内应，以诛诸吕，立齐王为帝。于是齐王发兵击济南，遣诸侯王书，陈诸吕罪。产等遣灌婴将兵击之。婴至荥阳，谋曰：“诸吕欲危刘氏。今我破齐，是益其资也。”乃谕齐王：与连和，以待吕氏变，共诛之。齐王乃还兵西界待约。时太尉勃不得主兵；酈商老病，其子寄与禄善。平、勃使人劫商，令寄给说禄曰：“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，刘氏所立九王，吕氏所立三王，皆大臣之议，诸侯亦以为宜。今太后崩，帝少，而足下不急之国，乃将兵留此，为大臣、诸侯所疑。何不归将印，以兵属太尉，请梁王归相印，与大臣盟而之国。齐兵必罢，足下高枕而王千里，此万世之利也。”禄然其计，诸吕老人或以为不便，犹豫未决。九月，平阳侯窋见产，会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，具以灌婴与齐、楚合从告产，且趣产急入宫。窋闻其语，驰告平、勃。勃欲入北军，不得，乃令襄平侯纪通持节矫内勃北军，复令寄语禄解印，以兵授勃。勃入军门，令曰：“为吕氏有袒，为刘氏左袒！”军中皆左袒。然尚有南军。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勃。勃令章监军门，令窋告卫尉：“毋入产殿门！”产欲入宫为乱，至殿门，弗得入，徘徊往来。勃尚恐不胜，未敢公言诛之，乃谓章曰：“急入宫卫帝！”予卒千余人。入宫门，击产，杀之。帝遣谒者持节劳章。章欲夺其节，不得，则从舆载，因节信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。还，报勃。勃起拜贺。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，无少长皆斩之，而废鲁王张偃，遣章告齐王罢兵，灌婴兵亦罢归。

诸大臣迎立代王恒。后九月至，即位。诛吕后所名孝惠子弘等。赦。

诸大臣谋曰：“少帝及诸王，皆非真孝惠子也。吕后诈名他人子而立之，以强吕氏。即长，用事，吾属无类矣。”或言：“齐王，高帝长孙，可立。”大臣皆曰：“吕氏几危宗庙。今齐王舅驷钧虎而冠，即立齐王，复为吕氏矣。代王，高帝子，最长，仁孝宽厚，太后家薄氏谨良。”乃召代王。代郎中令张武等曰：“汉大臣习兵，多诈，愿称疾毋往，以观其变。”中尉宋昌曰：“秦失其政，豪杰并起，卒践天子之位者，刘氏也，天下绝望，一矣。高帝封王子弟，地犬牙相制，此所谓磐石之宗也，天下服其强，二矣。除秦苛政，约法令，施德惠，人人自安，难动摇，三矣。夫以吕太后之严，立三王，擅权制，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，一呼，士皆左袒。此乃天授，非人力也。今大臣虽欲为变，百姓弗为使，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，大王勿疑也。”于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见勃。勃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。昭还报，王乃命昌参乘，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。至渭桥，群臣拜谒称臣。王下车答拜。太尉勃进曰：“愿请间。”昌曰：“所言公，公言之；所言私，王者无私。”勃乃跪上天子玺符。王谢曰：“至邸而议之。”后九月晦，至邸。丞相平等皆再拜，言曰：“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，不当奉宗庙。大王，高帝长子，宜为嗣。愿大王即天子位。”王西乡让者三，南乡让者再，遂即位。章弟东牟侯兴居请除宫，乃与太仆滕公入宫，载少帝出，奉法驾迎帝，即夕入未央宫。夜，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镇抚南、北军，以张武为郎中令，行殿中。有司分部诛少帝及诸王于邸。帝还坐前殿，夜下诏书，赦天下。

太宗孝文皇帝元年（壬戌，前179），冬十月，徙琅邪王泽为燕王，封赵幽王子遂为赵王。以陈平为左丞相，周勃为右丞相，灌婴为太尉。论功益户有差。

陈平谢病，曰：“高祖时，勃功不如臣。及诛诸吕，臣功亦不如勃。愿以右丞相让勃。”从之。勃朝罢，趋出，意得甚。上礼之恭，常目送之。郎中袁盎进曰：“丞相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社稷臣。”盎曰：“丞相功臣，非社稷臣。夫社稷臣，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。方吕氏时，刘氏不绝如带，时丞相本兵柄不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共诛诸吕，丞相适会其成功。今丞相如有骄主色，而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窃为陛下弗取也。”后朝，上益庄，丞相益畏。

十二月，除收孥相坐律令。

诏曰：“法者，治之正也。今犯法已论，而使无罪之父母、妻、子、同产坐之，及为收孥。朕甚不取！其除收孥诸相坐律令！”

春正月，立子启为皇太子。

有司请蚤建太子。上曰：“朕既不德，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，而禅天下焉，而曰‘豫建太子’，是重吾不德也。其安之！”有司曰：“豫建太子，所以重宗庙、社稷，不忘天下也。”上曰：“楚王，季父也，春秋高，阅天下之义理多矣，明于治国家之体；吴王，兄也；淮南王，弟也。皆秉德以陪朕，岂不豫哉？今不选举焉，而曰必子，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，非所以忧天下也。”有司固请曰：“古者殷周有国，治安皆千余岁，用此道也。立嗣必子，所从来远矣。高帝平天下，为太祖，子孙继嗣，世世不绝。今释宜建，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，非高帝之志也。更议不宜。子启最长，纯厚慈仁，请建以为太子。”上乃许之。

三月，立窦氏为皇后。

后，太子母也，故立之。后弟广国，与兄长君，厚赐田宅，家于长安。周勃、灌婴等曰：“吾属不死，命且县此两人。两人所出微，不可不为择师傅、宾客。又复效吕氏，大事也！”于是乃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，两人由此为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尊贵骄人。

诏定振穷养老之令。

诏曰：“方春和时，草木群生，皆有以自乐。而吾百姓鰥、寡、孤、独，或阽于危亡，而莫之省忧。为民父母，将何如？其议所以振贷之。”又曰：“老者非帛不暖，非肉不饱。今岁首，不时使人存问长老。又：无布、帛、酒、肉之赐，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哉？具为令。”有司请八十已上，月赐米、肉、酒。九十已上，加帛、絮。长吏阅视，丞若尉致。二千石遣都吏循行，不称者督之。刑者及有罪髡已上，不用此令。

楚王交卒。

谥曰元。

夏四月，齐、楚地震，山崩，大水溃出。令四方毋来献。

时有献千里马者。帝曰：“鸾旗在前，属车在后。吉行日五十里，师行三十里。朕乘千里马，独先，安之？”于是还其马，与道里费，而下诏曰：“朕不受献也。其令四方毋复来献。”

封宋昌为壮武侯。



帝既施惠天下，诸侯、四夷远近欢洽，乃修代来功，封宋昌为壮武侯。

秋八月，右丞相勃免。

帝益明习国家事。朝而问右丞相勃曰：“天下一岁决狱几何？”勃谢不知。又问：“一岁钱谷出入几何？”勃又谢不知，惶愧，汗出沾背。上问左丞相平。平曰：“有主者。”上曰：“谓谁？”平曰：“陛下即问决狱，责廷尉；问钱谷，责治粟内史。”上曰：“然则君所主者，何事也？”平谢曰：“陛下不知其弩下，使待罪宰相。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；下遂万物之宜；外镇抚四夷、诸侯；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”帝乃称善。勃大惭，出，让平曰：“君独不素教我对！”平笑曰：“君居其位，不知其任邪？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，君欲强对邪？”于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。人或说勃曰：“君既诛诸吕，立代王，威震天下，而久处尊位，祸及身矣！”勃亦自危，乃谢病，免。平专为丞相。

遣太中大夫陆贾使南越。南越王佗称臣奉贡。

初，隆虑侯灶击南越，会暑湿，大疫，不能逾岭。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、西瓯、骆，役属焉。东西万余里，乘黄屋左纛，称制，与中国侔。帝乃为佗亲家在真定者置守邑，岁时奉祀，召其昆弟，厚赐之。复使陆贾使南越，赐佗书曰：“朕，高皇帝侧室之子也，弃外，奉北藩于代。道里辽远，壅蔽朴愚，未尝致书。高皇帝弃群臣，孝惠皇帝即世，高后自临事，不幸有疾，诸吕为变。赖功臣之力，诛之已毕，朕以王、侯、吏不释之故，不得不立。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，求亲昆弟，请罢长沙两将军。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；亲昆弟在真定者，已遣人存问，修治先人冢。前日闻王发兵于边，为寇不止，长沙苦之，南郡尤甚。虽王之国，庸独利乎？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吏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。得一亡十，朕不忍为也。得王之地，不足以为大；得王之财，不足以为富。服岭以南，王自治之。虽然，王之号为帝，两帝并立，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，是争也。争而不让，仁者不为也。愿与王分弃前恶，终今以来，通使如故。”贾至南越，佗恐，顿首谢罪，愿奉明诏，长为藩臣，奉贡职。下令国中曰：“两雄不俱立，两贤不并世。汉皇帝，贤天子。今去帝制、黄屋、左纛。”因为书，称：“蛮夷大长、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老夫，故越吏也，高皇帝幸赐臣佗玺，以为南越